

哲学与文化新知书苑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

张斌峰 王中江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

张斌峰 王中江 编

哲学与文化新知书苑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张斌峰,王中江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
ISBN 7-216-02847-3

- I. 西…
II. ①张…②王…
III. 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IV. C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370 号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

张斌峰 编
王中江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125

字数:372 千字

插页:5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900

定价:24.20 元

书号:ISBN 7-216-02847-3/C·138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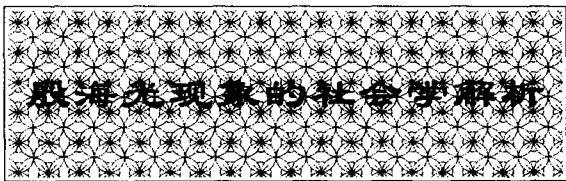
- [1] 殷海光现象的社会学解析…………… 瞿海源
- [16] 从殷海光先生的思想特色谈自由主义
的政治性格…………… 钱永祥
- [32]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
——对殷海光言述的分析…………… 任剑涛
- [57] 自由主义精神的秉承与铸造
——简论金岳霖对殷海光的影响
…………… 陈战友 颜昌武
- [66] 殷海光的自由之旅…………… 戴茂堂 刘镇江
- [77] “狐狸”与“刺猬”
——胡适与殷海光的“自由”世界…………… 张宝明
- [89] 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罗素与殷海光

PA 863/04

- 之间..... 张斌峰
- [103]与康德共舞
——殷海光科学自由主义鸟瞰 黄绍安
- [114]殷海光与林毓生自由主义思想之比较
..... 杨华祥
- [123]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
——以殷海光思想的演变为例 肖 滨
- [138]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 吴根友
——殷海光与冯契自由理想之比较
- [158]民主政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张晓芒
- [172]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义蕴
..... 郭齐勇
- [196]从科学崇拜到技术批判
——殷海光晚年思想转向的一个方面 冯 军
- [206]论殷海光的文化思想 洪晓楠
- [222]殷海光文化哲学观初探 刘邦凡
- [232]对中国文化发展途径的有益探索
——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之体会
..... 黄 剑
- [243]东西道德的整合
——论殷海光的道德观 曾昭式
- [253]“五四之子”：文化养成与文化立场
——简述殷海光对传统文化的疏浚与重构

- 章 清
- [313]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化约倾向与突破
——兼论林毓生先生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断
..... 张天行
- [332]走出五四的藩篱
——殷海光的五四之旅及启示 沈洋东
- [346]“超越的痛苦”：殷海光的角色 王中江
- [358]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
——殷海光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及其启示
..... 李维武
- [371]回返自我·高扬自我
——兼论殷海光的知识分子观 谢俊凯
- [382]殷海光与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 顾忠华
- [398]殷海光逻辑思想述评 张斌峰
- [415]金岳霖、殷海光的逻辑观 崔清田 张学立
- [427]论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观 张建军
- [431]殷海光的逻辑观与80年代中国逻辑
界论争 李永铭
- [438]试论殷海光的语言哲学思想 李先焜
- [445]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寻觅
——殷海光先生的人生观及人生践履 郑晓江
- [455]殷海光的人生境界 史鸿文

- [473]敬述两个故事纪念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
和教育家殷海光教授……………胡学古
- [480]殷海光与李敖……………唐琳
- [487]殷海光先生简介……………张斌峰 辛夫
- [493]1998年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纪略
- [510]后记



殷海光现象的社会学解析

瞿海源



殷海光是不是一个会逐渐被一般人所遗忘的人物，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他自始就不是一个为公众所认识的被迫害的穷教授，尤其是他在 1969 年去世，和台湾在 1970 年代末政治社会改革乃至 1980 年代末的“解严”在时间上距离相当远。然而他对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所发生的影响力并不见得因此而可被忽略，虽然不是直接的，但间接的影响力却是实质而长久的。不过这种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却也要做客观的评估才可以确定。同时，在本质上，殷海光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完整的哲学思想

的建构、引介与传布，乃是一种精神上的乃至是运动精神上的发挥。于是，我们应该把殷海光当作是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

有好多次，在演讲或上课的场合，提到殷海光先生的事，年轻的学生多半一脸茫然，不知道殷海光是何许人也。有一次和我的研究助理谈起殷海光的事，一个台大毕业的男学生马上知道是谁，而政大毕业的一位女学生，嗯了一声，显然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有一次，问一个年轻的社会学者有没有受到殷海光的影响或读过他的著作，他回答说几乎没有。这个年轻学者曾经在1980年末担任过台大学生会会长，也是90年代活跃的学运领导之一，或许也就多少说明了如果要直接的影响，殷海光显然对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学运是无关的。

二

殷海光不是一个活跃甚至是可以活动的社会或思想运动的领袖，只是一个小圈子学院知识分子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亲身接触殷先生的人数有限，但在戒严威权控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却发挥了种子性的作用，那种不是很成熟也不是很完整的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精神却慢慢地发生促成改革的力量。在特殊压抑的环境里，这种不是运动的运动还是值得注意和深入探究。或许，中外古今许多运动多半就是这样。在压迫得厉害的社会和时代里，本来就会激发知识分子一种坚持思想自由或理念的潜能，本来也就会遭到压制。然而这种领导不强，组织薄弱甚至根本不可能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活动，却仍然会发生作用。这就和社会政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传统间互动有关。是扩散和防堵之间的

拉扯消长，殷海光不是扩散的唯一源头，但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源头。在防堵上，执政当局看似严密得滴水不漏，实际上却漏洞百出。在雷震案上，当局就已显得压制得力不从心而且有适得其反的结果。在不能将殷海光纳入雷案处理的前提下，当局也无法在60年代末期直接以监禁等严厉手段相逼。结果就只能以防堵的方式，尽量减少殷海光对校园和社会发生影响的机会。其实这种防堵在整个变迁乃至民主化过程来看，也可能有一种帮助扩散的作用。单单就殷先生被迫害的有关极简略事实的传闻就使得知识界有所感而也有所反应。

三

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时代，殷海光是编辑之一，经常撰写批判性文章，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角色，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在众多作者中是不是非常突出的一位，是不是真的对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这都又得进一步探讨。在这里，初步以实证的量的分析来讨论两个状况。其一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全部的文章中，殷海光著作所占的比例。其二则是根据殷海光全集来分析发表年代的分布状况。根据这两个指标或许可以厘清殷海光相对的影响力。总的来说，以量而言，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的文章有61篇，占《自由中国》半月刊全部文章的2%。这个比例可能比实际的要低，因为我们初步只能确认以殷海光名字发表的文章。不过即使如此，就量而言，还是相当的低。很可能有别的作者发表在《自由中国》的文章比殷先生多。在全集中收录的政治与社会的评论性文章有75篇，其中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的有46篇，占61%。

这说明殷海光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批判者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还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是从实证的途径来推测,但像殷海光这样一个有著作流传于世的学者,真正的影响力就不是完全可以用已有的量化的实证资料和分析可以蠡测的。

	A	B	C	D	E	F
1949	1	38	0.026	4	1	0.250
1950	4	340	0.012	9	7	0.778
1951	16	316	0.051	3	3	1.000
1952	10	261	0.038	2	2	1.000
1953	10	248	0.040			
1954	10	280	0.036	3	3	1.000
1955	4	265	0.015	2		
1956	1	277	0.004	3	3	1.000
1957	1	276	0.004	9	7	0.778
1958	4	320	0.013	18	11	0.611
1959	2	343	0.006	5	4	0.800
1960	3	249	0.012	13	5	0.385
1966				7		
1967				2		
	66	3213	0.021	80	46	0.575

A: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各年发表的文章数

- B:《自由中国》半月刊各年文章总数
C:殷海光各年文章数占总数的比例
D:《殷海光全集》中有关政治与社会言论的文章数
E:全集中选自《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章数
F:E/D

四

殷海光被迫害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因为是在一个戒严达到最有效统治的阶段。殷海光被迫害的经过大体上是,除了由于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及言论上有明确的反执政当局色彩而长期遭到监视及压迫外,具体来说有下列几件大小事情,可以串起来作为了解殷先生被迫害的整个轮廓。在1960年时,先生发表《学术自由在台大》一文于自由中国。报道评论先生为台大华侨青年撰写《人是不是人》一文,台大当局不许刊登。后来又有一封给雷震先生的公开信,指称“台大大致有百分之五十学术自由,其余各校则惨不忍闻”。7月,发表《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对李万居、高玉树和雷震等筹组新党提出建言,9月为《自由中国》社论执笔认为新党的成立是顺乎潮流抵挡不住的。9月雷震等人因组党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到1963年,易社强在China Quarterly发表台湾的政治一文,殷海光指称那篇文字有论及本人处,大意是说我学崇罗素,隐然推我为此间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这篇文章触怒中央研究院徐高阮君。他说易社强的文章错误,殷某在实际上是一专断分子,没有学术真诚,系一欺诈分子,并为一政治“煽动者”。徐高阮的攻击和后来胡秋原的持续打击,配合国民党的迫害,终于造成台湾大学的屈服,意图解

除殷海光在台大的教职。

John Isarel 在 *China Quarterly* 究竟是如何写的。根据查证,有两小段文字提到殷海光。第一小段说“在国立台湾大学,殷海光,一个仰慕罗素的自由思想者以及自由中国杂志最热情(impassioned)的作者,在年轻的自由分子前演讲甚受欢迎”。第二小段则称“自从殷海光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演讲‘胡适与国运’后,他已不能在课外演讲,他的文章也从学生刊物上被去除。在一个向人数众多的学生听众演讲时,殷海光将陈独秀视为现代中国四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同时又说孙文的三民主义只适合当作历史研究的材料,不应该是当代中国的指引”。就只这两小段文字提到殷海光,就招惹了徐高阮,说来颇令人不解。细读徐高阮的原文,主要是在评易社强的文章时,抓住易社强说殷海光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这个认定来加以反驳,试图证实殷海光教授“其实正是一个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与他的标榜相反,是一个最喜欢专断,最反对自由思想的人”。他举出三个证据,但多语焉不详,又有些看起来不是什么严重的学术上的小争议。不过要说徐这篇文章是迫害殷海光的力量之一恐怕还得再进一步探究。

1965年海耶克来台访问。先生在文星发表《自由的伦理基础》强调自由的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年底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但半年后即被查禁。1966年当局发动大专院校教授发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批评费正清等人,有关方面要先生签名支持,先生认为宣言内容幼稚可笑,作为一个自由人,他不被人牵着鼻子签名。6月,胡秋原行文台大钱思亮校长,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先生答覆,如不答覆,即要求台大停止先生

授课或改任职员。同月，毛子水要先生放弃国科会补助申请。先生被迫去函国科会撤销申请。8月，教育部函台大称拟聘先生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以迫使先生离开台大。月底，台大决定形式上维持先生台大教授身份，但停止授课，并在次年7月终止在台大的教授职。先生处境愈来愈恶劣，先生试图另觅工作，但坚持“只要活着一天，便努力追求自由、真理、正义和友爱”。到1967年4月先生罹患胃癌。5月在台大手术切掉2/3的胃。申请前往哈佛大学研究，但至逝世前当局始终不允出境。7月接到台大续聘，仍不准授课。1969年6月癌病复发。9月初病重无力起身，12日进台大医院，16日病逝。在病中，表示“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殷海光面对整个统治体制及敌对者之迫害时，他是孤零零一人面对，而且是无力反抗地面对。顶多是极少数朋友和学生最卑微的只是对生命维持乃至结束的关照而已。

针对上述连串迫害的事实，我们可以指出一个重点值得大家来探讨。台大以禁止演讲、教课、去职来迫害一个教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中校长钱思亮、毛子水教授和殷海光本人的作为和反应似乎都值得深究。钱思亮在政治压力下，竟禁止教授演讲、教课甚至去职，一方面显示其欠缺大学校长应有的风范和担当，另一方面很可能显现执政当局确实有空前全力去除殷海光影响的配套措施，因为几乎同时由特务人员持教育部聘书到殷宅，要求殷海光离开台大。又由毛子水出面要求殷海光撤回国科会申请案。而过几年台大哲学系事件清除的对象也多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本身的态度和反应，似乎也很无奈，说“……不

过，既然如此，为了不使大家为难，我只好退让，牺牲自己”。也有一段很关键的话好像又有什么玄机，他说“我依约到钱校长家。双方议定课表照贴，但终止上课，到明年（1966～1967年）7月我与台大的一切形式关系自动消失。所以造成我挂牌而未上课和名义上是台湾大学的教授而实际上已经不是的奇特现象。这一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今日台湾真正的内情很不容易从表面看清楚”。至今似尚未有人看清楚。

五

殷海光的论文几乎不会有后来的学者去引用，可是殷海光的学术著作和评论文章却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殷海光的言行对198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的社会政治运动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他的批判精神乃至实质的批判内容却是台湾社会政治改革连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如果没有出版文选、文集、全集，殷海光就会为大家所淡忘。如果没有他的学生和朋友在他逝世、逝世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乃至在湖北故乡的知识界在他八十诞辰纪念甚至举办研讨会，殷海光就会成为消失的历史。然而，出文集甚至全集是不是必然的，逝世纪念是否一定得办不可。整理出版殷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文章，是殷先生的学生（称殷门弟子太封建，不像是殷海光的学生）认为是纪念老师的最好方法。在台湾由于到1987年才解严，全集到1990年才出版。而全集能出版似乎还得要靠几个学生和出版公司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才有可能。成立基金会也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可以长期从事符合宗旨的方式，殷海光基金

会的成立是不是必然，也是一个问题，也是靠殷先生的几个学生和朋友决意要成立有关。与殷海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值得肯定的雷震和傅正两位就一直未有纪念基金会成立，1996年还是由殷海光基金会主办“跨世纪台湾民主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纪念雷震先生百岁冥诞暨傅正先生逝世五周年”。这一切，全集的出版、纪念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以及基金会的成立，看起来不完全是必然的，但持续都出现了，当然也一定有其必然的促成的因素。不过，笔者还是有些保留，也就是说这必然与不必然之间还是推敲一下。殷海光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人为操弄的结果，还是殷海光先生本身确实有值得我们肯定而加以推广的。

六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写了许多时论性以及鼓吹自由主义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前，殷先生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写的文章多是表达反共，少数竟也在论自由主义。看殷海光全集政治社会篇所录文章时，意外发现直到1960年殷先生还在《中央日报》写文章，以《自由中国》的编辑在《中央日报》上写文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觉得一定有什么蹊跷，难道殷海光是双面人，因此而免于和雷震一样被捉到牢里去。一时不得其解。后来看文德编的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发现年谱简编里所记录的文章题目和全集中的一样，可是时间却不相同。核对内文，发现是全集弄错了。全集把民国和西元纪元弄混了，殷先生几篇在全集中被归为1958到1960年的文章，其实是1947到1949年的。例如《外伤与内溃》一文全集记为1960年6月11日刊于《中央日报》，文中竟有“阁内阁即将组成”，以及“在当前进行的

战事过程之中”等语，显然应是1949年才对，也就是年谱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全集误将1949年看成民国四十九年，加上十一年，就成了1960年。于是殷海光在1960年就一边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质疑“反攻”的问题，却又在《中央日报》大谈“反赤救国”的使命。这完全是全集搞错了，而殷先生被我一时误认为是双面人，害得笔者费了几天在想问题出在哪里。甚至想到是不是在1950年代国民党还相当开明，在党机关报里还容得下异议分子。于是就得对国民党的威权性格另做评价。这显然是违反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认知。结果是全集在年代上搞错了，让人白费心思，不过倒也更明确地证实国民党在“解严”前那种威权而不开放也不民主的特性。只是有一点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即在1948—1949年，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自由主义者及其任务》、《五四与今日》、《五四运动三十年》三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论自由主义者及其任务》的长文，似乎跟国民党的文化和立场很不合。全集记录的时间是1959年，应该是1948年之误。值得再加以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殷海光极来台湾之前。对殷先生来说，或许不是问题，在这个时候他已对自由主义有所掌握，也和他两年后加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立场相近。问题是《中央日报》为什么会登出这篇与党的基本立场极不相同的文章来。是漏网之鱼？还是由于殷海光是主笔？或是其他原因。

在1950和6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尤其是异议分子，主要还是要靠报纸和杂志来发挥影响力。在那个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而无线电也被管制得很紧。殷海光有关时事乃至思想的评论是在《中央日报》开始的，也大体建立了一定的名声，但是否如王晓波所称在解放军渡江时，殷海光被列为十大文化战犯，